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第四分册)



说 明

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我们参照《中央党校干部读书班教学计划》，并结合军队干部的特点，选编了这本《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作为教材，供全军院校试用。各院校可根据学制、学员对象等情况从中选学。

选读本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部分著作，分四分册编印。全部注释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单行本。由于时间仓卒，缺乏经验，选编难免有缺点，望在教学实践中，提出修改意见。

选读本只供军队院校用，请勿翻印。

一九七八年一月

目 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70

1872 年德文版序言1

1882 年俄文版序言3

1883 年德文版序言5

1888 年英文版序言7

1890 年德文版序言13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19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21

共产党宣言24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24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39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49

1. 反动的社会主义49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49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51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52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56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57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60

马克思和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

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摘录)71—81

恩格斯 论权威82—86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87—172

德文第一版序言	87
英文版导言	90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17
一	117
二	130
三	139
列宁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173—186
列宁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187—314
初版序言	187
第二版序言	189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90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190
2. 特殊的武装队伍, 监狱等等	193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196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199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206
1. 革命的前夜	206
2. 革命的总结	210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216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218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218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223
3. 议会制的消灭	227
4. 组织民族的统一	232
5. 消灭寄生虫——国家	236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238
1. “住宅问题”	238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41
3. 给倍倍尔的信·····	245
4.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248
5. 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	255
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260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263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263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266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271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27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282
1. 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82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283
3.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290
初版跋·····	300
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	315—328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315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 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318
列宁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摘录)·····	329—333
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 任务的报告·····	329
列宁 318 给财政人民委员部·····	334—335
斯大林 论列宁主义基础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336—431
I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338
II 方法·····	344
III 理论·····	351
IV 无产阶级专政·····	367

V	农民问题	378
VI	民族问题	390
VII	战略和策略	399
VIII	党	413
IX	工作作风	427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432—447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	448—463
毛泽东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464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	465—481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482—492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

1872年德文版序言^[2]

共产主义者同盟^[3]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后来又用德文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翻印过十二次。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4]杂志上发表，后来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5]上登载；现在又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于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①，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包括从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卒了，以致我们竟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228—229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编者注

1882 年俄文版序言^[6]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7]，由《钟声》^[8]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 年 12 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沉，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不仅

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⁹⁾，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230—231页

1883 年德文版序言^[10]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对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大贡献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根本谈不上对《宣言》做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如下一点。

△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本

① 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 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身之前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
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
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232—233页

1888年英文版序言^{〔11〕}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秘密团体的工人组织的纲领发表的。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象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十八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2〕}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告中有七

个人被判处了三年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时，便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¹⁾。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国际应该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是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半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去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¹⁴⁾的确，《宣言》的原则在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一来，《宣言》本身就重新提到前台上来了。从

①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1850年起，德文原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¹⁵⁾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曲解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刊印；由英勇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¹⁶⁾，则于1882年同样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¹⁷⁾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¹⁸⁾。有人根据这后一版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出版⁽¹⁹⁾。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十二个。阿尔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出版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出版。关于后来用其他文字出版的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

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²⁰⁾，所以我们也就不曾丝毫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 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中可以明白看出。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 1872 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 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从 1848 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伦敦 1871 年特鲁洛夫版第 15 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

①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Florence K. Wischniewetzky, New York. Lovell-London. W. Reeves, 1888.